

棉质的中年

■吴瑕

都说女人三十岁之后就懂得了爱自己，从穿棉麻衣服开始。不惑之年之后，收起了衣柜里的露背装、露脐等一切太刺眼的衣服。习惯了把清汤挂面般的长发扎成马尾巴，习惯了穿平底鞋，穿暖身的棉质衣服。

棉质的衣服接近自然，亲近肌肤，透气性好，有来自乡野大地的乡音般熨帖，似乎是老祖母抚摸我后脖子的感觉。即使出一身汗也不沾身，始终温软清爽。和其它材质的衣服相比，不够亮丽、不够时尚，不够惊爆眼球，看上去平淡，其天然的纹理朴素大方，清雅纯正，一如出水的笑容。棉质的衣服多为纯色，不花俏，一如山一程水一程走过后的中年人的淡定宽厚。

返璞归真得一如中年人的生

活。中年了，看尽不少过劳死的案例，知道了保重自己爱护家庭，不再夜夜笙歌地毫无节制地喝酒、吃刺激胃蓄的辛辣、浓汁高甜的食物，更愿意在家自己动手吃点家常小炒。原汁原味里不用加太多的调味品，煲汤撇去浮油，素淡清汤里是浓浓家庭爱意。

棉麻，也如中年人的情感，不再有年轻时的你侬我依的深情表白和热火朝天的肢体语言了。有空在家陪家人吃饭，为家人洗手做汤是爱，不嫌弃爱人越来越多的白发和皱纹，不抱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家的清贫。过了大半辈子的两个人，懂得了什么是真爱，过滤浮渣之后的人间烟火养人养家，粗糙的手纹理是为家的付出，挽在一起就是恒远久的承

诺了。

棉麻也似中年人的心情，一路走来，经历千般苦，尝尽人情冷暖，不再刻意追求那些虚浮之物，曾经丰盛的心，和肌肤一起开始萎缩，目光所及的不再是远方，而是家庭。中年的心经过年轻时玩命的拼搏后，看淡职场、看淡人际关系的你欺我诈，洗净职场铅华，把心放在家里。和家人在一起看庭前花开花落，一年又一年地相伴相守，那是灵魂深处的情怀，一如棉麻在身，芳华自成。

在时间斑驳的光影里，穿一身棉质的衣服，肌肤被温柔的纹理包裹，心里愉快得想飞，穿行闹市家庭，看尽市井童话。炖煮酸甜苦辣，阳台上栽花，客厅里练习瑜伽，都是贴近生活的人间烟火，都如棉质一样，贴身养心。

父亲和树

■邹娟娟

祖父在世时，说父亲是猴子投的胎，小时候尽往树上爬，“嗖嗖”几下，就攀上了桃树。也不管桃上的细毛，摘下就啃。

我没见过那番泼野的情景。不过，父亲爱树倒是真的。

记事起，父亲一直在黄土地上耕耘。从前的皮猴，变成了脸庞黝黑，双目坚毅的庄稼汉。春收麦，秋收玉米。日复一日，脸朝黄土背朝天。

他又跟别的农人不一样，他屋前屋后都种上了树。庭院里是枇杷树、梨树和腊梅，晒场前是一排桃树，厨房边是水杉林，瓦屋后是柿子树和柳树。村里的人都说，我们家被树包围着，像个世外桃源。春日，桃花灼人，梨花寒雪；夏日，枇杷亭亭如伞盖；秋日，水杉叶缤纷飞舞；冬日，腊梅飘香沁人心。父亲的树，营造出四季美景。

我念初中时，父亲将村东狭长的零头田和河西的自留地全种上了银杏。那时，他用木拖车运树苗。苗不多，不过手指粗，两车就能运完，

但父亲却运了好几趟。他在树根处培了好些土，并尽力保持它们的完整和湿润。小心地搬上车后，他又生怕压坏了。将苗摊开，塞上碎稻草，给苗留下足够大的空隙。

父亲拖着树苗，意气风发地走在乡间小路上。刨坑、扶植、填土、浇水。待树苗落地后，他用脚步丈量了好几遍。“一共六行，每行二十棵。真好啊！将来，就是一片树林了！”他喃喃地说着，满眼希冀和喜悦。阳光温柔地抚慰着这片崭新的林，父亲也用目光将所有的树苗一一抚过，就像呵护孩子一样。

就像云朵追月，蝴蝶恋花，父亲懂得树的语言。历练风雨，才能挺拔；足够光照，才能繁茂；除去杂枝，才能秀颀。他种的树，在慢慢长大。

每一棵树，他都仔细摩挲过。每一片叶子的经络，他都熟悉。他看着零星的绿，一点一点展开，盛

大成林。树的光彩，亦是父亲的年华。树林的明媚天空，一半是自然赋予的，一半是父亲给予的。

别人曾问父亲种树的原因。他笑而不语，只是指了指树，又指了指我们。在父亲心里，树和子女一样，需精心栽培。至于结果，要看具体情况。至少，他从未有过砍树的想法。顶多，用飘落的叶子做枕芯。把成熟的果子淘洗去皮后，烹饪美食。余下的叶子和果实，能卖个好价钱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父亲的那片林仍在。

去年，有人出高价购买，父亲没同意，说要留着养老。我和母亲都劝他与时俱进，反正树多。可他依然坚持不卖。

土地滋养了他，也留给他一身的疲惫。如今的父亲，有腿疾，不能干重活。母亲心脏不好，大病小病不断。即使这样，父亲也没想过将树林折现。他继续种地。我知道，只要他和母亲都能动，那片林就一直在。

父亲，也渐渐活成了树的模样！

我的小棉袄

■王琦

女儿优优快五岁了，我安排她在书房独自睡觉。一天晚上，女儿突然打开了我的卧室门，在门口不住地轻声哭泣。我正睡得熟，一般晚上也不起，也不知怎地好像是接收了女儿的呼喊，或是对女儿的声音有种特殊的敏感，突然感觉女儿在门口，便下意识地起来朝门口看了看。果然女儿站在门口抽抽泣泣。我立即起身走到女儿跟前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怎么起来了？”

“我尿地上了。”

女儿已经很久没有尿床也没有尿地上了，估计是憋不住了吧。她带着我走到卫生间。我看了下地上，一摸她裤子，湿的，一摸拖鞋，湿的，果然是尿裤子了。

“尿床了没有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我快速走进书房，摸了摸褥子，干干的，给女儿换件新睡裤穿上，扭头看了下闹钟，才凌晨1点44分。

回到床上，妻子问怎么了，我把

经过告诉了她，她说了句：“没想到你还挺负责的呀！”我回了句：“你一年时间生地，我可得一辈子养她。”说完后我却怎么也睡不着，我也没想到熟睡中的我会与女儿有心灵感应，或许这是作为父母共有的敏感和责任吧。

女儿未出生前的一次B超检查，医生说可能是个女儿，我就有点不悦，毕竟对于我们农村人来讲，生儿才能防老，生女儿只能嫁与他人。

没想到女儿渐渐长大，对我的依赖越来越多。要我给她讲故事，一讲就是七八本；要我和她做手工，一做就是四五个；要我陪她画画，还把我画得有模有样；还给我梳头发、倒水、撒娇……总之，女儿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，她很懂事，也很听话。

和妻子争吵时，她常会站在我这一边；有好吃的时，也会给我分一口；给她讲故事时，她时常还

能和其他故事串联起来；下班回来时，她的一句“爸爸回来啦”，顿时让我的疲惫感烟消云散；给她讲道理，她能巧舌如簧，反应迅速；她还改编一些语句，弄得我们是哭笑不得，也无可奈何。

总之，女儿很喜欢让我陪着她，对于她，我是越发地欢喜和疼爱了。

今早我对妻子说再生个女儿吧，妻子反问道：“你不是想要儿子吗？”我答道：“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。”妻子吃醋地说：“是你的羽绒服，是我的薄秋衣。”

都说女儿和爸亲，一点也不假。想想妻子孕检那天从B超室出来，我的一句“怎么是个女孩啊”，至今让我惭愧不已。

不论是女儿还是儿子，都是父母的亲生骨肉，都是要一样地养育和教导。哪个父母不是为了孩子付出自己的一切，女儿和儿子都是一样的，时间久了，都会像螺丝一样，感情越拧越紧越深。



银汉初移漏欲残，步虚人依玉栏杆。
 仙衣染得天边碧，乞与人间向晓看。

刘晓飞 摄

不爱说话的爸爸

■邢超

我爸爸早先是个火车司机。那个年代开火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，他又是班组最年轻最帅的一个，前途一片大好。后来因为生了弟弟妹妹，辞职下海了。

创业伊始，筚路蓝缕。家里最困难的时候，挣的钱刚好够开支。上小学时，刚兴起电脑，我想学五笔，300多元的学费，家里拿不出来，爸爸在里屋的炕上蒙着头睡，我在外面屋的床上蒙着头睡。

自那之后，爸爸愈加早出晚归，经营生意，单位的领导同事们也多去照顾，家里的日子才过得宽裕些。我们姐弟仨也上了自己喜欢的兴趣班，我学画画，妹妹学声乐，弟弟学跆拳道，那个时候上兴趣班的还不多，我们算是县城里超前的。五六年级时候，爸爸为了让我们接受更好的教育，相继把我们送去临县、市里的学校。我性格乖张，爸爸就选了管理严格的私立学校；妹妹性格内敛，就选了相对轻松的市里的学校；弟弟给他上最好的子弟学校。

2018年我入职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处，今年妹妹到省医实习，弟弟在准备青岛航空的面试。我们仨渐渐长成邻居口中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明理通达，乐观孝顺。

前段时间在奶奶家吃饭，爸爸说：“咱们家孩子多，别人家培养一个孩子的钱咱们家要培养三个，这么多年，我和你妈，就穿名牌没怎么满足你们，不过也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，至于学习和发展的钱，甚至比一个孩子的家庭都投入的多。”

生活开支、教育投入，这都是大支出。我也是上了班，才懂得生活不易。

有记忆以来，爸爸就很少陪我们。他在山上一待好几个月，回家也常是喝得一身醉醺醺。以前他要抱我，我都躲开。现在我理解了，他却抱不动我了。

还记得报考警校时候，我极不情愿，在奶奶家院子满地打滚。爸爸看见了，瞪了我一眼：“就你这个性格，再不管管还得了。”临走时告诉家里人不能哄我，任我瘫着。

我演了一会儿苦肉计，悻悻起来了。

那以后一个多月爸爸几乎没跟我说话，开学前一天，一家人吃完晚饭坐在客厅看电视，爸爸突然对我和妹妹说：“女孩子，不求你们有多大出息，只要乐观、善良、进取就好。”

我一下子明白了，爸爸对我的“冷漠”不是生气，更不是失望，是他独特教育方式的一部分。“乐观、善良、进取”也成了我大学时代的信条，我一直以此为标准，修身修心，止于至善。

毕业以后，我选了湖南的岗位。我妈三天两头打电话让我想办法放弃，爸爸知道以后，宽慰道：“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们这一代人，应该把地域看得淡些，现在交通都很方便，在哪都能定下来，发展好。湖南山清水秀，怎么都比我们这天天刮大黄风好。”

后来听我妈说，自我南下，爸爸每天都看湖南台的新闻联播。

日子越过越宽裕，我们仨越来越稳定，爸爸却越来越唠叨，公务员因为发微信违纪，他也给我发过来，叮嘱我删删朋友圈；衡阳有什么社会新闻，他都第一时间给我发来，叮嘱我注意安全；前几日湖南下暴雨，一向不怎么多话的爸爸一天三个电话问我衡阳的情况。

北京新增病例，妹妹刚去医院实习，爸爸跑遍县城里所有的医院，几乎把人家口罩都买了，塞了半箱子口罩和消毒液开了五六个小时高速送过去。

弟弟今年面试，爸爸早早让他去健身房打工，说多见见人，锻炼锻炼口才，面试时候用得上。

那天夜里，我梦到小时候大半夜嚷嚷着要吃雪糕，爸爸把我架在脖子上，挨个敲供销社的门，人家老板都睡了，他大声说“我女要吃雪糕。”

醒来泪湿枕头，爸爸老了，再也不能把我架在脖子上了。和爸爸共同的记忆也不多，他总在忙，说得话也少，可正是那寥寥数语，引导了我人生路上每一次重要的转折。